



「不休不眠從事心理作戰戰術之倡導。」

李浴日先生與心理作戰

馬 璧

我們當前反共抗俄的革命大業，不僅是一場劇烈的軍事戰爭，而且是一場重要的心理戰爭。

因爲軍事戰爭，是物質力量的搏鬥，而心理戰爭，則是精神力量的搏鬥。並且精神力量是支配物質力量、運用物質力量的惟一要素。我們如果能在心理戰爭方面發揮其高度的精神力量，則軍事戰爭便可穩操勝算了。

總統 蔣公是特別重視心理作戰的。他在「政治作戰的要領」訓詞中曾說：「心理作戰演進至今，不但已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而且亦是人人應該知道應用的常識。尤其是在今日反共革命戰爭之中，由於敵人奸匪的狡詐百出，無惡不作，故心理作戰的重要性，真是與時俱進，有增靡已。我們甚至可以認爲今後反攻復國戰爭的成敗利鈍，實繫於我們今日對匪心理作戰的功効如何來決定。」從這段訓詞中，就可以體會出心理作戰在當前反共抗俄革命戰爭中是有其決定性了。

李浴日先生生前曾極力強調過心理作戰的重要。當民國三十六年的時候，李先生曾任國防部新聞局第二處副處長，我那時也在第二處擔任編譯專員，因爲另一位副處長成君盛昌會因公出差去北平，我奉派在副處長辦公室暫代成君處理公文，便和李先生日夕相處。其時，李先生專負心戰研究、設計及擬訂有關心戰行動方案之責。他不

休不眠地從事心理作戰戰術之倡導，極獲當時新聞局部長文儀之賞識。

當時新聞局第二處辦公室樓上會設置心理作戰沙盤一具。沙盤中標示怎樣配合軍事作戰去擺傳單、貼標語及安排喊話位置、裝置擴音器材等。此外並設計許多傳遞宣傳的工具，如利用風箏、浮筒、孔明燈等散放有關心理作戰的文字，真是費盡了心血。我還記得有一次曾在南京市郊區舉行了大規模的心理作戰演習，那次有關心戰演習的準備和部署，都是李先生一人主持的。演習的結果很成功，鄧局長對他更是獎譽有加。

當時最遺憾的是：許多人還不重視心理作戰，認爲心理作戰並無補於軍事作戰。即以當時主管心戰的第二處來說，就有不少的同事背着李先生揶揄，他們不時站在心戰沙盤四週，指着裝有宣傳品的鞭炮、風箏、浮筒，說是小孩子的玩意。並且認爲幾句口號、標語對朱毛匪徒不會有什麼影響。我聽了這些話，當然很爲李先生抱不平，我是最懂得心理作戰的重要的。可是我也不好爲李先生辯護，並且在事實上又不能說服他們。

尤其是當時的美軍顧問們更不瞭解心戰工作的重要，他們會極力主張把當時新聞局的第二處改爲新聞發佈中心，認爲軍事新聞的發佈纔是重要的，心理作戰並不重要。李先生苦心孤詣，滿

腔熟忱，在顧問先生的心目中却認爲是無關宏旨。李先生雖然無法向顧問先生說明，即使有所說明，也不能使他們諒解，可是他還是盡他個人的努力，對有關心戰的理論與實際，作進一步的研究。這種精神，的確是值得欽佩的。

三十六年一個初秋的黄昏，同事們大家都下班了，只有李先生還忙在辦公桌前看匪情資料。我這天也因為要處理一件比較重要的公文，還沒有下班。我們同是一個辦公室，我當時把眼光打量李先生的面孔，發現他似乎感到煩悶。我對他說：「副座：這些日子是不是比較忙一點？可不要忙壞了身體啊！」他立刻顯出很勉强的笑容答覆我：「並不怎麼忙，不過有許多問題使我煩得很。」說着又恢復了不耐煩的神情。

「是一些什麼問題呢？可不可以告訴我！」我這樣問他。他說：「從前方得來的資料，共匪的喊話和散發的宣傳品，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句，可是淆亂是非，顛倒黑白，對士氣的影響太大了。他們的甜言蜜語，且可以使士兵着魔，他們的血口噴人，又可以使我們氣破肚皮。那些個鬼話，真使人太傷腦筋了。我們平時沒有好好地做『心防』工作，沒有明白告訴士兵爲誰而戰，爲何而戰，臨到上火線，便被朱毛匪徒的『陣前喊話』搞得糊塗起來，我爲了這個問題累得納悶。」

我聽了他的話，也感到很不安。我說：「心理作戰太重要了！副座這些日子，都是爲了心戰工作操勞，今後只要我們能向這方面去努力，一定可以慢慢地補救過來。不過，我還有一點意見：我覺得心理作戰的守勢固然重要，攻勢也不可忽視。古人云：『攻心爲上』，這句話是很有道

理的。關於共匪怎樣禍國殃民，怎麼樣用甜言蜜言欺騙老百姓，實在應該使匪軍士兵明白知道，才可以瓦解他們，消滅他們。」

我說到這裏，他感到高興了。他說：「你的見解很不錯。心理作戰是應該把『心防』和『攻心』同時兼顧的。有了『心防』，才可以『衆志成城』，才不怕共匪胡說八道進行心理上的滲透與分化的把戲。能够『攻心』，才可以擊中共匪心理上的要害，才可以使他們分崩離析，以至於覆滅。不過這種工作的重要，瞭解的人太少了，少數人的力量是不容易收效的。」

這次的談話，是怎麼結束的，我記不清楚了。光陰過的真快，一幌便是十一年。而且李先生去世也已三年了。回憶起來，我個人實有不勝今昔之感。

我又記得在來臺之初，李先生正主編『實踐』月刊。我們見面時，我便先問李先生是不是仍打算做些對敵心理作戰的理論與實際的工作。當時李先生表示沒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和適當的機會。因為他是我國有名的兵學專家，他打算重新整理他過去所有關於兵學的著作。我想：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他却勸我從心理作戰的理論與實際方面去努力，並約我給『實踐』寫一點關於這方面的文章。我當時曾寫了「反攻大陸與政治戰」一文，強調心理作戰的重要。我個人雖然那麼吶喊，但並沒有絲毫影響。

本來，心理作戰一事，總統很早就非常重視。他在民國二十四年六月成都行轅講「剿匪與整軍之要道」時，曾說：「大家應當特別注意的，就是所謂：『攻心爲上，攻城次之。』這不僅

剿匪爲然，一切的戰爭都是一樣。我們必須要將敵人的心理制服，使他精神上感到劣勢，未到開戰之時，早已被我們完全壓倒，這樣，他就是怎麼多的兵，也沒有用，我們可以拿少數的部隊很容易的將他消滅。我們要攻克敵人的心，便先要增強自己的心；要壓倒敵人的精神，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所以強化兵心，振作士氣，是我們一般將領用兵制勝第一要緊的本領。」從這段詞看，便老早指示我們攻心和心防的原則了。

最近幾年來，美國方面對心理作戰也非常重視。「美軍心理作戰教範」一書，便是他們具體的典範。該項教範曾提示：「實施心理作戰時，其用以說服敵人之宣傳內容，必有其一定之理論線索。將此理論線索歸納成爲簡單的論題、論點或詞句，是爲心理作戰之宣傳主題。此項主題的作用，一面在藉以瞭解心理作戰之任務，一面在藉以達成心理作戰之任務」。該書並指出一個優良的宣傳主題，必須具備：（一）適合政略戰略；（二）適合當時敵情。（三）適合敵人心理。由此即可見美軍一反過去忽視心理作戰的態度，轉而爲重視心理作戰了。

可惜李先生去世太早了一點，要是他現在還健在的話，對心理作戰的工作，也許會重新鼓起勇氣來幹一番的。最近我從某軍事學校接受爲時六個月的政治作戰訓練。所謂政治作戰，實以心理作戰爲其最重要的工具，也就是說，心理作戰是政治作戰的中心問題。當我結業的時候，李夫人賴瑤女士來函索取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文字，便寫了這篇短文，就教於李夫人，並以之紀念李先生。

寫到這裏，我不能不表示敬佩李夫人。因爲李夫人在李先生去世後，不僅善撫遺孤，而且又把李先生生前的遺著，全部問世。就是李先生生前籌印未成的「中國兵學大系」，李夫人現已將它印出，真是難能可貴了。李先生在天有靈，是會含笑欣慰的。